

以蓄满泪水的
双眼为耳

铁凝

著

Copyright © 2016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 铁凝著 .—北京：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2016.8

ISBN 978-7-80768-148-9

I . ①以… II . ①铁…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2737 号

责任编辑 廉 勇 罗少强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生活书店** 出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210 千字 图 43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52612;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金沢子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¹⁰的时候，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铭心；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达到的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朴素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子休}年代，不能不说它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深厚魅力，更加凸显出^{孙犁是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

自序

二〇一五年暮春，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参加中国—哥伦比亚文学论坛。论坛结束之后的那个下午，我和同行的几位作家赶往慕名已久的黄金博物馆。哥伦比亚是著名的黄金大国，十七世纪中叶，黄金产量就已占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时间有点儿仓促，到达博物馆时，闭馆时间将近，馆内的一些展区已经不再对观众放行。正当我们站在宏阔的迎门大厅，不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当如何选择参观内容时，一位个子不高、浅棕肤色、身着蓝色工装的男士敏捷地走上前来，他自我介绍是博物馆工作人员，接着热情、文雅地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得知我们的想法后，男士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圣湖所在的展厅，并亲自带领我们前往。他步履迅捷，

小跑一般，力图多争取时间给身后这几位迟来的参观者。随之疾步的我们，为他的真诚所感动。

圣湖的故事我曾经听说。古代波哥大地区曾连年大旱，女酋长决意用金粉涂抹全身壮烈跳湖，祈求上苍赐雨济民。神灵果然有感，顷刻间大雨落下，甘露滋润了久旱的大地生灵。一日，湖面突然升起一道彩虹，人们看到彩虹里有女酋长朦胧的身影，于是纷纷向湖里抛投金银珠宝，祈求神灵庇护女酋长。从此，印第安人命名该湖为圣湖，并规定，每逢酋长传位加冕或祭天拜神时，酋长都要全身喷撒金粉化为“镀金人”，乘坐船筏到圣湖朝拜。此时的仪式，已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壮其为民情怀之寓意吧。部落的村民则手捧自己最贵重的金银珠宝，伫立湖岸，待酋长礼毕，大家便向湖水投撒珍宝，献给心仪的女神，祈祷风调雨顺，普天太平。

圣湖的故事勾起了不少外来者的贪婪心。十六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曾派人到圣湖打捞黄金——也确有收获；后来有英国人也参与其中，他们甚至动用机械妄图抽干湖水，让沉在湖底的黄金珠宝彻底暴露……

我们终于来到圣湖大厅。这里光线幽暗，抬首望去，苍穹间星光点点；低下头来，眼前是一泓宛若明镜的蓝色湖水。十几位哥伦比亚少年观众正围坐“湖边”，虔诚地倾听仿佛来自

湖水深处的祈祷语。引我们而来的文雅男士不知何时已悄然退离，我们则在湖边盘腿席地而坐，和先来的孩子们一起，静听那来自远古的诚实和忠贞。片刻，厅内灯光大亮，四壁展柜里那些据说出自圣湖的无价金器才突然向观众释放出高贵、华美、沉着的光泽。

我赞叹哥伦比亚民族高超的金属打造水平和想象力超群的创造才能，一个民族对金属的冶炼和加工术，确能反映它文明的发达程度。这个民族所创造的瑰丽的奇布查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拉丁美洲四大古印第安文化之一，又绝不仅仅因为他们高超的黄金冶炼术。短暂的黄金博物馆之行，让我感受至深的也并非黄金那无与伦比的物质重量，我体会到的恰是黄金在奇布查文化中那热烈而忧郁的精神价值。奇布查崇拜太阳，他们认为黄金是神圣的金属，黄金能够吸收万神之灵的太阳的能量，以金祭拜才能与神沟通，让神感应其虔诚之心。那些被部落村民毫不犹豫投入圣湖的黄金、玉石证明着他们的虔敬，后来西班牙殖民者从湖中打捞出来的珍宝无一赝品，则从另一面印证了部落村民信仰的诚实。真正打动我的正在于这近乎倔强的诚实信仰。

当我着手编辑这本小书时，就想起波哥大圣湖的故事。

我从二〇〇七年以来写就的一些散文、随笔、演讲和文学对话中选出三十一篇成此书，旨在检点自己一个阶段的文学生

活，集结一个同始终关心我的读者交流的场域。在这里，我讲述，我亦倾听。假如我的读者即是神灵，我写就的这些文字是我心中不掺假的珍宝吗？假如文学创造过程是冶炼语言的金子 and 精神的金子的过程，我的这些文字距此尚为遥远。但当一个写作者准备把它们献给读者时，至少先应有一颗不掺假的心。

我感叹波哥大圣湖这异质文化带给我单纯的开阔心境。文化应该是一所教导谦逊的学校，它终生教导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并且有能力欣赏他者。谦逊并不是自卑，它内含着开放、自省与自信，当我们有能力与不同的文化相互凝视和倾听的时候，这凝视和倾听会唤起我们对自身新的发现，对世界不断的追问，对生活永远的敏感，对人类深沉的同情心和爱，唤起我们在浑厚、斑驳的现实中积蓄明澄而乐观的能量。这，也应该是我编辑本书的初衷。

感谢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感谢年轻的责编廉勇先生的认真和尽责。他的专业精神，他对文字的敏感和精细，让我窥见三联的严谨、优雅气质，以及这气质在新一辈人身上得到的传承。



二〇一六年夏

目 录

i 自 序

一 辑

- 003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 017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 025 最小的瞬间
- 028 再忆插图
- 034 章仲锷教我学游泳
- 041 相信生活，相信爱
- 047 碧树苍生
- 056 新声音
- 060 竹子上学
- 063 天籁之声，隐于大山
- 078 马识途老的两件事

- 082 我看青山多妩媚
091 心里住着一位老师
095 公主来访
103 野心·虔敬·洗尘埃
——读陈坚的画
114 “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二 辑

- 135 阅读的重量
146 文学是灯
161 材料和小说
166 让我们相互凝视
172 桥的翅膀
183 爱与意志
197 山中少年今何在
——关于贫富和欲望
209 关于文学“花盆”
216 艰难的痕迹
——文学与社会进步

224 胡同在左，棉花地在右

235 幽灵之船

三 辑

247 灵魂在场

——答《大浴女》英文版译者张洪凌

298 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318 艰难向好

——答《中华读书报》

351 希望生自绝望

——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谈

一

辑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二〇〇五年初秋的一天，我收到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寄自东京的新一期《日中文化交流》会刊。时值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随刊寄来的还有一本关于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一九〇七至一九九一）文学生平的纪念册。册内有一张井上靖旧时的照片十分引人注目。

照片上的井上靖三十岁左右，站在一面表砖与卧砖混合垒起的高墙前，头戴顶部略窄的日军战斗帽，身穿配有帽兜的日军黄呢大衣。人虽然蓄着上髭，但面貌并不精神，眼部有些浮肿，那缩进宽而长的大衣袖子的双手似乎还加剧了他的寒冷感。照片下方注有拍摄时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地点是石家庄野战预备医院。那么，以热爱中国历史文化而闻名并大量取材中国

历史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井上靖，原来曾是当年侵华日军的一员。这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事实，也是很多喜欢井上靖的中国读者并不了解的一段历史。

井上靖在日本影响深远，在中国也拥有很多读者。特别是当他写于一九五九年的历史小说《敦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介绍到中国，他本人也自此连续访问中国二十七次之多以后，一九八〇年，七十三岁高龄的井上靖，又应邀担任大型系列电视片《丝绸之路》的艺术顾问，与日本广播协会、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摄制人员一起探访丝路古道，追寻历史足迹，实现了自己向世界观众介绍丝绸之路历史变迁的愿望。《敦煌》被德国康快拍成电影，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放映，掀起了一阵“敦煌热”。无数观众从《敦煌》的故事中惊奇地注目中国西部，更有大批游人拿着井上靖的西域小说，走上去往敦煌的漫长征程。而他的一批以中国历史为线索创作的小说《天平之薨》《楼兰》《苍狼之争》《孔子》等，均获各种日本文学大奖。有评论家称，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像井上靖这样大量取材中国历史进行创作的作家，在世界文坛都是少见的。

在这类艺术实践中，作家寄予了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对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亦有所秉承和借鉴，在涉及这种题材时严谨的治学态度亦深得史学家的称道。井上靖不仅是

日本当代影响极大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诗人，还是日中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家、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本艺术院委员、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以及日本笔会会长等，一九八〇年起担任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达十年，并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称号……但是，在这里我要打住详述文学的井上靖，我想说的是，越是了解井上靖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成就，便越是不由自主想到他那张摄于一九三七年的照片。

我无意用那张一九三七年的照片来抵消一位日本著名作家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地位，也并不仅仅因为那照片拍摄于我生活多年的城市石家庄，更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我想探究的是，井上靖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初次见到敦煌时曾经感叹说“我与中国太相通了”，他浓厚的中国情结使他把中国历史变成毕生的重要写作资源。那么他对一九三七年自己的那段中国经历有过讲述和记录吗？如果有，是以何种方式，又在哪里呢？

我尽自己所能开始查阅资料，发现就我的目力所及，井上靖鲜有——或者从未有文字公开表述过一九三七年自己的那段经历。在他逝世后有关他的简历写至三十年代中期时也很简单：一九三六年三月，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科。八月，就职大阪每日新闻社编辑局学艺部《星期天每日》课。一九三七年八月，作为